



啼笑麻酥糖

胡展奋

1977年1月31日的大寒潮直接把我们打回了石器时代。当时上海的最低气温为-11℃,是1949年上海解放以来的最低值。而那天,皖南的最低温是零下十六度。

上海当时有近十万支内职工被困安徽“小三线”。第一场深山大雪下来的时候,我们都雪:雪,可以下得这么下吗?!悄没声地水管全部冻爆,电线全部压断,毛竹全部压垮,诗和远方瞬间归零。

突然出现的灾害性天气,把交通切断了。那时可没卫星通讯,和上海的联系一旦切断,大恐慌立刻在厂里蔓延。厂方检查冷库,肉品不多,存粮勉强,而蔬菜严重缺乏,燃料奇缺,烟酒告急,所幸附近的366电厂因为储煤甚丰而继续供电,我们才不致完全陷入绝境。

但你要是以为可以坐吃方便面,则未免高看我们了,那年代哪来方便面呢?食堂里最好的菜肴是烂糊肉丝,不过排队稍晚的就只有海带了。因为恐慌,先是小卖部的白酒与草纸被抢购一空,接着大范围

也成了抢手货。我们落手还算快的,赶到当地的一家小杂货店,居然只剩一袋陈年泛黄的糯米粉和一筐不知猴年马月的麻酥糖了。

糯米粉或许尴尬时能当粮,麻酥糖只是吃了玩的,能有什么用?且买下再说。

很快,食堂的供应连“烂糊肉丝”也没了,天天吃白饭+海带的日子里,我盯着糯米粉和麻酥糖打主意,那日忽发奇想,麻酥糖是不是芝麻粉做的?是的。糯米粉+麻酥糖+肥肉膘,是不是就等于“猪油黑洋酥汤团”了?

自己做黑洋酥汤团!然而,把糯米粉揉成面团并不困难,困难的是如何把麻酥糖变成“黑洋酥馅”,试了一下,失败,把麻酥糖捣得稀烂还是捏不成馅,以前大人做黑洋酥馅时,我瞥过一眼,必须有猪油丁拌入,然后使劲揉搓,才能搓成一个黑色的圆子,届时每个汤团里放一颗,捏拢即可。问题是,哪里找猪油呢?

突破这个难题前,我们运用反向思考法推演了一下:谁才是不碰猪油的?女生!女生宿舍!只有她们,吃肉时习惯地把肥肉膘剔除。念甫及此,立刻往那方向狂奔,稍迟,谁说

没有男生赶在我们的前头呢。敲了多家的门都被拒。邀天之幸,最里面的一间破房,居然真有一块大肥膘在恭候,她们切下了精肉炒肉丝,肥膘嘛丢弃在面盆架下,准备空闲时间熬油。

好说歹说,总算用两瓶“平望辣酱”换回了这块肥膘,照着当年老外婆的手势,先把肥膘切成小丁,揉入麻酥糖,反复地挤捏,几百次地捏,直到把肥膘与“黑洋酥”完全捏成了一体,白糖不够,掺点糖精,折腾了整整一下午,向晚才成,同舍四人只有那个叫L的始终袖手旁观,他是号称一吃糯米就胃疼的,但对麻酥糖却大为喜欢,觑你们忙着,常常冷不丁地偷一块吃吃,一下午,一件事都不做,麻酥糖倒偷了四、五块。大家伙极其愤怒,但又拉不开眼皮,不便发作。因为晚上热热闹闹地大吃了一通“猪油黑洋酥”汤团,心情大好,同舍的都沉沉睡去,翌日,我上铺的兄弟K悄悄对我说,半夜听得箩筐响,一看,又是L,居然摸黑偷麻酥糖!

我打开一看,麻酥糖明显地少了下去,很显然,他吃了还拿,还囤积。K想了想,说,我有办法了。要我把箩筐用绳子捆死了。他只取出了一包,我不知他何用。

半夜,L又来我的床底摸箩筐,自然一时打不开,焦躁间忽瞥见旁有一

你在野生动物园会擅自打开车门走下车,与老虎狮子“亲密接触”吗?反正我不会。有人曾这么做过,曾经引起网友的群嘲,留言评论说:肯定会有猛兽心里想,“谁的门外交到了?”

对猛兽的野性保持一些尊重,是有必要的。别看老虎狮子吃饱了的时候温文尔雅,万一哪天饲养员忘记了开饭时间,恰好又有游客送上门去,没准就成了它们口中的“大餐”。

“人在安全的时候是勇敢的”,于是乎,在野生动物园的游览车上,最常看到的场景之一,就是有的游客坐在车里,做鬼脸,比姿势,发出奇怪的声音,对野兽们进行挑衅,当然这样的挑衅得不到任何回应,“有本事你下来啊”,野兽们心里会这样想吧。

有的人会通过窗子,把买来的活鸡扔出去,看老虎狮子们去捕杀,看得不亦乐乎;有的人会把喝了一半的饮料丢出去,棕熊会把饮料瓶捡起来,熟练地用牙齿撬开盖,“咕咚咕咚”地喝,憨态可掬。

在我看来,老虎狮子还会猎杀,保持了野兽们的尊严,棕熊拧开盖子喝可乐,虽然可爱,但确实也有点可悲了吧——这种不健康的饮料,人类喜欢喝也就罢了,当熊爱上了可乐、雪碧、果粒橙,它还是猛兽吗?

有一次在野生动物园开放的猴

山,差不多有上千只猴子在人行道旁边的矮树林里伺机而动,它们在等待着游客的投喂,发现有好吃的就一拥而上。不投喂也没关系,它们会亲自动手。

我当时手里拿着一包薯片,原来的计划是,遇到听话乖巧的猴儿,一片一片地去喂它,事实证明,这个想法很幼稚,那包薯片方才明明还在我手上,不到半秒钟的时候就不翼而飞。

我甚至眼前没见到猴影,只听见猴子一掠而过带动的风声,也没看到它得手后得意洋洋的样貌,它抢了我的薯片,瞬间就消失于丛林当中,只好脑补了它“打劫”时的一句台词,“拿来吧您呐。”

我对这只猴印象非常深刻,乃至产生个想法,以后再去动物园,还要拿一包薯片,这回一定要看清楚,是哪个大胆泼猴天化日之下为非作歹。但从此之后,我再没去过野生动物园。没去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不太能接受人类把所有野生动物都当成宠物的心态。

观念的改变是缓慢的,但却是一体的,同样,我也不再愿意去看野生

动物们的表演。在可爱的大象们以及它们的森林朋友做出种种听话的动作取悦游客时,没人看到它们在被训练时所遭遇的悲惨。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取消动物的强制性表演,成为一个公共话题,甚至野生动物园存在的必要性也遭到质疑。对野生动物的救助是有必要的,但把它们汇聚到一块供人类参观,有多大的娱乐价值呢?

经常看到一些环保新闻,说我们国家的某个地方生态恢复得很好,野生动物的种类开始繁多起来,这样的新闻让人欣慰,欣慰之余难免会想:该到了把野生动物园的成员们放回山野的时候了?起码,不要再扩大野生动物园的规模,让那些属于山野的动物,永远隐身于丛林。

这么多年,每每想起野生动物园,第一个想到的总是那只抢劫过我的猴子,它身上那种未被驯服的野性,才是它最可爱的地方。而想到一群老虎狮子在懒洋洋地围猎一只鸡时,总觉得有点不对劲——那一刻,人类把它们当成了宠物,而它们,本该是在山林做“大王”的。

怀念一只“抢劫”的猴子

韩浩月

见猴子一掠而过带动的风声,也没看到它得手后得意洋洋的样貌,它抢了我的薯片,瞬间就消失于丛林当中,只好脑补了它“打劫”时的一句台词,“拿来吧您呐。”

我对这只猴印象非常深刻,乃至产生个想法,以后再去动物园,还要拿一包薯片,这回一定要看清楚,是哪个大胆泼猴天化日之下为非作歹。但从此之后,我再没去过野生动物园。没去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不太能接受人类把所有野生动物都当成宠物的心态。

观念的改变是缓慢的,但却是一体的,同样,我也不再愿意去看野生

物,隐约就是一包麻酥糖,以为我们吃剩的,赶紧拿下,躲进自己的帐子,还算多个心眼,打开手电照了照,验明正身无疑,便爽快地按其习惯怒吼一个仰头把整包“麻酥糖”丢进了大嘴——蓦地,平地一声炸雷,L像被火烙着了一样地暴跳起来,呜呜大叫着窜出帐子,边吐边呛

着赤脚奔出户外,-16℃的严寒中,又是吐,又是剧咳,喉中的哇哇声,嘶嘶声不断,我们细数,一共打了16只喷嚏。第二天,L就搬走了。K从容地解释,他只是把黑胡椒粉换上了,没想到后果会如此严重。

很多年过去了,我还是很爱吃麻酥糖或猪油黑洋酥汤团。



董家渡记忆(水彩画) 沈振豪

那段独特的记忆

李照宏

都是一个人值班,白天人声鼎沸的大厅到夜里空荡荡的,寂静得有些可怕,让我深深地感到担子沉责任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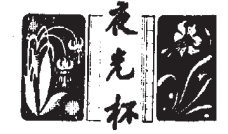
不过,那时候并非个人购票,而是由各系统单位组织参观,要拿到参观券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别说进入参观了,不少人觉得能到大厅兜一圈也很开心了。更多的人,则在马路上驻足欣赏这幢庞大而庄严的建筑,一股崇敬之心油然而生。

我负责化工馆的治安,馆内很多化工系统的新产品,与民生直接关联不大,但有个“塑料之家”却是整个会中最耀眼的地方——20多平方米的

地方,室内的所有家居摆设、生活用品、玩具等,上至屋顶、下到地板,全是五光十色的塑料制品,琳琅满目,简直令人看花了眼。虽然现在塑料不值一提,在当时可是新鲜货,难得一见,在工业展上最早呈现。所以,参观者无论男女老少,都要进入“塑料之家”体会一下,就连莅临指导工作的国家领导也会到塑料床上躺一下,享受新产品。而极少几个拥有相机的朋友,会邀请讲解员合影留念。化工馆的女讲解员长得特别漂亮,工作照片还被刊登在当时的《新民晚报》上。如果她还健在的话,应该年近90岁了。中央领导和市领导都

十分关心工业展,工业系统的领导更是经常来会场检查指导工作,都想把我国的工业尽快搞上去。

时间过得真快啊,如今,我已经变成了81岁老者,看着正在整修的上海展览馆,18岁时的璀璨记忆鲜活地浮现在眼前。故地重游,万般滋味,那时的许多梦想都变成了现实,国家强盛了,工业腾飞了,生活富裕了,我不仅常常和老友们相约国内名胜古



中和

那秋生

中和的学说,来自孔子与儒家。《论语》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礼之用,和为贵。”天地之美,在于中和。自然界之“和”可以归结为生态环境中的阴阳协调,刚柔并济,双向互补,动态平衡,是事物生生不息、持续发展的内在生机活力。而人生之“和”就是恰到好处、适可而止。明人袁中道写在《养生主》中的一段话十分明白:“不绝对亦不纵欲,不去利亦不贪利,不逃名亦不贪名,人情内做出天理来。”如果你想圆满地做人处事,那么“中和”就是一个最为重要的秘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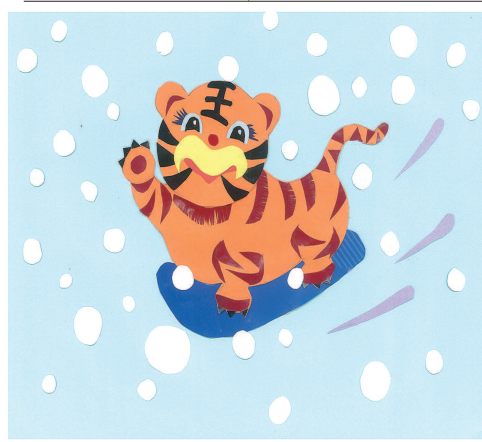
喜闻上海展览馆中心将全面对外开放,一段尘封的记忆也被打开。挑选了一个晴朗的日子,年过八旬的我独自一人来到上海展览中心,驻足观望:原本封闭的铁围栏已全部拆除,替换成了可以更大程度对外敞开的伸缩门,但整体修缮工作仍在进行,今年底将完工,届时市民可近距离欣赏这座优秀历史建筑。

如果说东方明珠、上海中心、金茂大厦是现在大家熟知的上海地标,那么,上海展览中心是1950年代上海市建造的首座大型建筑,属于俄罗斯古典主义建筑风格。它是我曾亲密接触过的重要地标,18岁的我曾在这里工作过一段时间。

1959年,作为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庆典,检验上海工业战线所取得的成就,市委、市政府决定在当时的中苏友好

大厦举办上海工业展览会。展览馆内陈列的展品都是当时的尖端新产品,按系统分别由冶金、化工、纺织、轻工、机电依次布置,这些产品不仅布满了整个中央大厅、西厅二楼,甚至还占据了大厅北部的西广场。后来,全国工业展览会也同时加入一起举办,布置于东大厅以及大厅北部东面的保密馆。

会展所有工作人员都从全市工业系统生产一线抽调组成,本人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那时,我刚过18岁,工作一年多,是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青年,能进入一个雄伟的建筑中工作,心中充满了喜悦。当时给我的工作是当纠察,属于保卫科,任务是日夜看护现场保护讲解员、参观人员,以及负责产品的安全。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息馆后各个场馆内



迎接冬奥(剪纸) 李建国

雪里蕻咸菜,俗称“雪菜”。身价很低,是穷人的菜肴,也是上海人须臾不能离开的小菜,我给它起了个雅一点名称——寒门佳肴。

咸菜,一年四季都可以吃,从冬天的雪菜炒冬笋丝,到了春天,又可以翻新花样。初夏蚕豆上市时,几乎每家每户的餐桌上都会有一碟咸菜炒豆瓣,有的还炒成豆瓣酥,蚕豆的清甜加上咸菜的清香,鲜美可口!过了蚕豆季节,毛豆上市,那么咸菜炒毛豆,更是几乎每家每户吃粥,吃泡饭,离不开的小菜。我的记忆中,小时候在祖母家,经常吃用咸菜做配菜的两个小菜:咸

菜炒粉皮或者炒凉粉(上海人叫麻糊),那是因为在祖母家对门,是一家豆腐作坊,除了做豆腐之外,他们没有还做粉皮和凉粉。本来没啥味道的粉皮和凉粉,有了雪菜相佐不仅有弹滑的感觉,还有了雪菜的鲜香。夏天的时候,祖母还经常会用咸菜和油面筋,加点鲜酱油炒,给我们佐餐,这汤,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马铃薯汤”,取型于油面筋像挂在马脖子上的铃铛。当然,咸菜还可以与很多蔬菜搭配,比如,咸菜炒土豆片或丝,咸菜烧豆腐等等,咸菜的鲜咸可以让很多的蔬菜增味。

当然,咸菜一旦和肉相配,那就更加魅力无穷了,上海几乎

所有的面店,都备着一大盆咸菜炒肉丝,不仅有食客专门来吃咸菜肉丝面的,即使吃其他浇头的面,很多食客也会要求加一勺咸菜炒肉丝来满足一下味蕾对咸菜的依恋。

上海滩的饭店,和咸菜搭配最著名的菜肴,自然是甬帮的大汤黄鱼。黄鱼的蒜瓣肉在咸菜的咸鲜的衬托下,更加鲜美,有弹性。有时候,即使是清蒸小黄鱼,店家也会在上面铺一层咸菜,让清蒸黄鱼更鲜,更香!

咸菜好吃,但加工可不轻松,我读小学的时候,学校组织到过咸菜加工场劳动,那时候,我们觉得很好玩,都脱了鞋袜到咸菜缸里又是跳,又是踩,到回

家之后,脚底的皮都破了,疼了好几天。咸菜,大多数都是整棵腌的,也有切碎了的,这种腌法是需要将菜洗净,晾到适当的干度,然后切碎,放在一个瓦甬里加盐,压紧,不能走气,否则会坏掉。这种咸菜叫“髻头咸菜”。我记得小时候,我们亭子间苏北阿姨做的“髻头咸菜”,开髻时简直可以香一条弄堂!几乎弄堂里每家都能得到一碗“髻头咸菜”,那天,可以说是弄堂里的节日!

俗话说“寒门难出贵子”,咸菜,据说追溯其历史,可以追溯到青铜器时代,出身卑微却能成为“寒门佳肴”,历经几千年长盛不衰,理由只有一个:老百姓喜欢!

美食

七夕会